

他們如此破壞法治

琴台
潘國森

前番提及英式普通法的司法體系之下，法官是否容得平民百姓批評？此時此地，有人說可以，有人說不可以。我看倒不如暫且「訴諸權威」，服從丹寧男爵的說法。丹寧男爵是近代英式普通法的最高權威，他說可以，而且應該了，那就不必理會什麼專業公會的代表了。你在法律界橫，你還能夠橫得過丹寧男爵嗎？

潘某人近年已升格為「老香港」，最遲到上世紀七十年代已稍稍懂得香港事。在九七回歸前，香港的政制人等所共知是「行政主導」，那是移植英國「西敏寺模式」然後按情況修改。回歸後，忽然有前港英要員把香港特區的政治說為「三權分立」。拜託！英國到了今天還不是「三權分立」，行政權和立法權都同時屬於國會下議院。

以上種種，本欄過去都有談過。今天來討論一下忽然一分为二的「法治」(Rule of Law)。近來有人另立一個「依法而治」(Rule by Law)，按照這個新的說法，「法治」是好的，「依法而治」卻不好。在今日互聯網神速廣大的日子，任何新事物都可以先到網上找找個底。這「依法而治」什麼的，有九七回歸前港英時按察司講過，也有前反對派政黨領袖兼法律界名人講過，偏偏未曾找到類似丹寧男爵那樣重量級普通法權威講過！如果是潘某人孤陋寡聞，很希望借這段文字，請知情者告知，還有那位英式普通法的頭面人物曾經有所論述。

「法治」這概念很簡單，無非是「沒有任何人可以凌駕法律」而已！這有點似中國民間流傳的所謂「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當然要皇帝跟平民遵守完全相同的法律並不可能，古往今來都難以百分之百做到，就算是今天歐洲各個君主立憲國仍然容許皇帝有相當多的特權。當然二十一世紀的皇帝太過明目張膽地殺人放火還是有點困難。

「依法而治」是個貶詞，今天在香港侃侃而談這個新穎學說的人，都在為「法治」概念添磚加瓦，加入太多「個人意見」。如果大家以「依法而治」的英文版去網上的入門網站檢索一下，得出的現成資料還可以說少得很可憐！

香港反對派或親反對派的政界、法律界先進，還按個人私意，發明了「惡法」、「違法達義」等新學說。他們是這樣教唆年輕識淺的大學生，首先他們隨意將不喜歡的現行法例標籤定性為「惡法」，然後用「依法而治」不一定對的說法，鼓勵小朋友「違法達義」！「法治」是說沒有人可以凌駕法律嗎？今天我們自命「全知全能」的大學生小朋友認為自己有權判定哪一條法例是「惡法」，政府執行「惡法」就是錯誤的「依法而治」，大學生小朋友都是「正義的化身」，所以他們都有權「違法達義」。

潘國森「老人家」從港英殖民時代，過渡到九七回歸後香港特區，幾十年來認知的「法治」原則，由是被回歸前後出生的九零後新生代打個稀巴爛！

前世今生

萃袖
乾坤
余似心

有一位舊同事在事業高峰期急流勇退，移民到了澳洲過着不一樣的生活。好長的一段時間沒回港，她最近回來和昔日戰友一聚，大家談起她那些年的鋒芒，她一面淡然，微微一笑，不折不扣地成了一位局外人，並形容當年的日子是「前世」，目前澳洲的生活才是她的「今生」！

那時我們都稱她為阿姐，她出眾的表現不但在公司，在整個行內都極為著名，大家看好她在當時以男性為主導的行業中能嶄露頭角，脫穎而出接手領導之職。她內心卻不如眾人所想，沒有那份野心，也不喜歡當時的大環境，當她宣佈移民之時，每個人都感到錯愕，認為她放棄大好前途實在可惜。各人追求的價值不一樣，從叱咤風雲至歸於平淡，她讀了個圖書管理員課程，一直和書本結緣至今。

她從不眷戀往日光輝，很少回港。難得最近回來約舊同事一聚，大家仍掛掛她，大夥兒回憶當年勇，她表現

得有點格格不入，畢竟已二十多年了！她私下對我說：「往事如前世，澳洲是今生！」活了這些年，我對此話甚是明白，也佩服她的灑脫。

她回澳洲後我腦中常浮現「前世今生」的形容詞，給了我很多的啟思。我們常為過往作錯了的決定，錯失了的人、物和機會而追悔不已；有些人風光不再，也成了人生的遺憾，不久便讓內心絞痛，為此而活在苦痛中。何不學阿姐那樣視昨天如「前世」，已成定局，不能改變，無從追悔，風光也不可留下，是好了壞是對是錯，讓一切如風隨雲飄去；好好活在「今生」，把自己從追憶中抽身回來，細數今天的得着和擁有，看看目前的成就，好好擁抱着這實實在在的一切，享受眼前的雲淡風清、陽光和月色交替。想透了，我明白阿姐她當時一臉淡然是什麼樣的境界！

人生豈能盡如人意？誰的一生沒憾事？高高低低、苦苦樂樂，過去的一律撥歸前世事，迎來只有今生和未來。

讓座的故事

網人
網事
理美美

上期寫的「十分鐘裡的文明」引起不少讀者興趣，還有朋友建議小狸乾脆來個「北京觀察系列」，「系列」能不能寫成不得而知，畢竟馬上要離京回港了，但湊個下集倒是沒問題。

下集就寫公交通車讓座吧。某日，小狸心血來潮跳上一輛駛向長安街的公交通車，準備去逛逛久違的天安門。中門刷卡上車，隨人流魚貫到後門，把定欄杆站穩，一回頭，身穿藍色制服的售票員大姐也跟了過來。只見大姐很幹練地東瞧西看，很快鎖定位一位站在車門口貌似年紀偏大的「中老年婦女」——此處須謹慎，畢竟這個年代出現了60歲像30歲的趙雅芝以及30歲像60歲的宋小寶。

「哎哎哎哪位同志給這位大媽讓個座兒？」售票員大姐操起洪亮的嗓門喊道，一邊從人縫中左衝右突不斷調整姿勢巡視座位上的人，一邊很自然地扶住「大媽」的胳膊。「不用不用，我一會兒就下了。」大媽衝着大姐連連擺手。大姐頓一下：「您哪下？」「我××站下。」(還有兩站站)「哎呦！」大姐馬上洪亮又麻利地喊道，「還是找個座兒給您吧！坐一站是一站！這年紀大了要是摔骨折了可不得了哈！哎哎哪位同志給讓個座兒呀？來發揚下風格嘍！」那位同志，那位同志，就是您，就是您……嗯，謝謝您啦！謝謝您啦！」

和以上這些話語同步的，是後排某座位上被「翻牌子」的姑娘悻悻地起身、下台階、讓出座位，而且心裡依然不斷喊着「不用了真的不用了」的大媽被大姐半扶半拽地推上了台階，按到座位上。按下這位大媽後，售票員大姐馬上開始尋找下一個目標，不消三分鐘，這一站上車的所有疑似「中老年婦女」們都被大姐安頓了位置。末了，大姐掏出一疊服務打分表，分

發給被安置和「被感動」的乘客們，希望「能投我一票哦」。整套流程一氣呵成，雷厲風行，絕對的練家子。一旁的協警不無欽佩地爆料：「她是我們最優秀的乘務員。」

站在一旁的小狸，直看得目瞪口呆，心中真有一句話在不停刷屏：「原來真實中強行扶老太太過馬路的梗是真的！藝術果然來源於生活！」

在此之前，關於公共交通工具上「年輕人給老年人讓座」的問題就一直在引發着大討論和兩個年齡陣營的矛盾，小狸贊同讓座是美德而不是義務。對於非關愛座，應該給站起來的掌聲，但不能指摘沒站起來的，更沒有權力強行讓沒站起來的站起來——因為他沒站起來，很可能是因為他真累了。至於本文的大姐，之所以能獨立成章，是因為幹了超人之事——不僅強行讓沒站起來的站起來，還強行讓不願坐下去的坐下去。小狸一萬個願意相信她的美好初心，但激化階級矛盾之王獎，非她莫屬。

按例插播一個港式經驗，針對公交通車願不願意讓座這件事，香港巴士處理得非常巧妙而且簡單。香港巴士通常都是雙層，樓上規定只能坐不能站。於是，如果你年輕力壯又不想讓座，就請爬到樓上去坐，一般老弱病殘者是不能上樓上的，即便爬上去，沒有座位時也是不讓站立的，免去了望着他內心交戰的尷尬。另一方面，如果你選擇了省力而坐在樓下，那就要作好讓座的準備，而且因為有二樓的存在，所以坐一樓的人是默認有美德的。非常公平。至於關愛座的讓座，那是義務，不是美德。

想完這些，剛好車過兩站，台階上的大媽又艱難地站起身、爬下台階、爬出座位、擠過人群、下得車去。坐個公交而已，搞得人心好累。

錢從哪裡來？

思旋
天地
思旋

從事金融業的芬姐，常記得在一九八七年十月跟隨香港股票交易所到美國交流時在華爾街看到的一役。當時正當華爾街開市時，股市驟然狂跌，弄得場中人以及世界各地股票從業員都不知如何是好。香港考察團無心觀戰，匆匆之間趕返香港，殊不知香港交易所管理層高層決定停市四天，釀成八七年金融股災，至今令芬姐與一眾資深股民在十月這月份相當敏感，認為是「股災」月。

又逢十月，資深股民心內忐忑，處處留神擔心股災重臨。果然，十月國慶黃金周後，內地A股大跌，香港股市也連續兩天共插逾千點。全球大冧市，市場有人稱中美貿易戰升温，美國利息高企而令全球股災引爆。最慘情是科網股大跌，傷情慘重。

其實，在香港亦有股民埋怨十月十一日港股大冧市，是因為林鄭月娥特首在立法會宣讀施政報告，而引致股市好友紛紛沽售手中股票以避險。有淡友指出還是手搵現金的好。以事論事，林鄭特首費盡心思，以民為本計劃了本年的施政報告，有不少是利民惠民的政策。在教育科研方面，用280億給予大學作科研之用，

配對補助金，可加速再工業化，拓展智能生產，料頗受大學校長所歡迎。政府亦擬撥撥10億元去推動香港智慧城市發展。

林鄭特首在施政報告中也特別關心婦女福利，提高婦女產假延至十四周，政府每年補貼予資方近5億。至於勞資雙方爭議多時的強積金沖取消，料減中小微企的影響，涉款293億，延長至25年，相信勞資雙方的矛盾將有所緩和。然而，引起社會最大爭議的是「明日大嶼」30年計劃，用5,000億大填海建首個人工島利百萬人家園，反對聲音相當大。事實上，大多數反對之人認為此項新玫瑰園計劃當然有好處，但是遠水不能救近火，而且環顧未來世界經濟發展，不穩定因素甚多，香港如果用如此巨大支出，未能節流減開支，如此一來，未來政府收入當然有減，此消彼長，肯定對本港的儲備大減。很多反對聲音中，最關注一句是「錢從哪裡來？」其實，很多人是贊成拓展土地，最好的方法是填海，但非如此大動作建人工島。

另外一方面，支持政府提升香港交通服務，減少道路擠塞，提倡宜居城市。施政報告中，提造三隧分流，但將紅隧收費大加幾近一倍，似乎對三隧分流交通擠塞不能達到其目的，且紅隧收費大加，似有不善之處。

當然，沒有一個方案能達到完全共識，各有利之所在，各有觀點不同，因而只能求同存異，獲大多數人滿意而已。執筆之時，股市有反彈之兆。

中美貿易戰是一堂國民教育課

七嘴
八舌
小臻

在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升級的情況下，出現全球股災。當然香港及內地的股市先跌，不過美國自己也是一樣，道指兩日跌千五點，證明中美貿易戰確實沒有贏家，不過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在接受專訪時指：「中國人的好日子過得太久了，他們可能認為美國人是傻瓜。中國經濟已呈現顯著下滑，如有必要，美國還有許多可以進一步傷害中國經濟的方式。」又說如果沒有美國的幫忙，中國根本不會有現在的成就；美國單方面讓利已長達25年不能讓這種現象持續下去。看完報道也不禁要說身為一個大國總統，說話如此低水平。

非常希望崇拜美國的中國人能從特朗普這番話透出的美國人對中國的心態：「沒有美國幫忙中國人不會有好日子過，你不聽話他會用許多手段傷害中國。」很可怕的心理狀態，事實上已經在用卑鄙的手段對付中國了，不應再盲目崇拜他們。美國對中國崛起的不安是全世界人都知道，但美國自己一直當世界警察和世界老大，那就要有大佬的風範和架子，你妒忌中國這位「後起之秀」，千方百計打壓他，不是很卑鄙有失風度嗎？那以後不要做大佬了，因沒有人會尊敬你。

他說美國單方面讓利已長達25年，真是開玩笑，資本主義制度下培養出來的美國商人會讓中國人佔到便宜嗎？而且國際市場貿易是公開的，沒有人強迫你和中國做生意，一定是互助互利才合作。當然中國這位「後起之秀」自己有責任，羽毛未豐就太招搖，某些富起來的人不識收斂，動不動用錢「大」人，在別人國土買大屋、名車、名牌奢侈品，才惹人憎。經過今次事件應該聰明些，有錢不一定要全放在美國，世上沒有比自己家更安全。

中國人的好日子過得太久了？當然不算久，仍希望過更長的好日子，但中國人是不怕過苦日子，中國人有毅力、刻苦耐勞的性格，大不了捱一下苦日子，死不了，正好讓喝糖水長大的八、九十後試下苦日子，說不定教育出更多愛國的下一代、好的青年才俊。這是很好的國民教育。所以和美國打貿易戰何懼之有！絕對打得起，也不容許中國退讓，退讓只會讓對方更得寸進尺。

聽一些與美國有生意往來的廠商講，貿易戰對他們有影響，但他們可以有辦法減低傷害，只是需要做很多特別手段，費時費神。正所謂「你有张良計，我有過牆梯」，靈活應變是中國人的強項。

二十國集團(G20)領袖峰會將舉行，美國媒體吹風指白宮決定按照既定計劃安排特朗普總統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哈哈，特朗普不是說不是朋友咩？怎會還想見面？服了呢吧大嘴巴的美國總統。

百家廊

付秀宏

為什麼人們喜歡和貓生活在一起呢？因為長時間和貓待在一起的那些人——都會感覺到，獨特的貓態度太有味兒了，充滿無窮的天趣與魅力。

著名學者錢鍾書養貓，是那種對貓特愛特愛的主兒。他的貓半夜與別的貓打架，錢鍾書特備長竿一支，聽見貓們叫起來，就忙從被窩裡爬起，拿了長竿，開門去幫自己的貓打架。錢鍾書沒有與貓的那種親密關係，是很難獲得「護貓將軍」雅號的。其實，獨特的貓態度就是童心盎然，隨遇而安，從不患得患失，活得悠然自得，給人生很多的啟迪。貓對人從不桀驁不馴，假如有人伸過手去撫摸牠的腦門，牠立刻就把手揚起來；如果你繼續撓撓牠的下巴，牠便會把胳膊抬起來。總之，貓想盡辦法表達自己的柔軟之心。

白顏色的貓尤其甜膩，像一團甜絲絲的棉花糖，挑動你的心弦。兩顆明亮的眼眸，透出豬狗牛羊難以模擬的銳氣。精緻的臉上，最可愛的是牠那幾根纖細的鬚鬚，這些宛如心情的指南針——生氣時，「刷」地根根立起；高興時，則柔柔地自然垂下。

貓的鬚鬚垂而立，印證了貓態度的另一個特色，無底線、有原則。如果貓接受了你，非常願意與你嬉鬧玩耍，無論你怎麼揉捏，牠都會無條件地接受，並且從心裡對你信任和感激，各種露點與肉麻都是可以，毫無底線可言。但貓又有原則的，牠如果決定與你保持距離，那麼就算你使盡了任何手段，都無法贏得其芳心，你更甯願抓住牠。

貓的性情很有派，若選擇了與你生活在一起，就非常貼心，像小棉襖一樣。而有的貓呢，則喜愛特立獨行地生活。不管怎樣，牠們都會認為自己的貓生路線是正確的，那種選擇是聽從了自己內心的召喚。

只要有時間，貓一定要梳理好自己的毛髮，花大把大把的時間，將身體弄得乾乾

淨淨，這一點，恐怕人都無法做到，很少有貓不會以最優雅的姿態見人的。這種講究，讓貓成了一種高貴的動物。

「夜來鼠輩欺貓死，窺翻翻盤攪夜眠。聞道狸奴將數子，買魚穿柳柳銜蟬。」這是黃庭堅寫的《乞貓》詩，貓吃老鼠——是古人寄予貓的天職與使命，詩中「狸奴」是對貓的暱稱，「騰銜蟬」指聘請貓嘴上生有黑毛的乳貓，那種貓，嘴上如同銜着一枚蟬，幽默情狀就十分可樂了。詩的大意是說，秋天家裡老鼠太多難以入眠，聽說有母貓要產子了，趕快買點兒魚，去請一隻乳貓來幫着看家吧。

這首詩寫得頗有情趣，把鼠、人、貓、魚的關係寫得上下流轉，曾被文徵明題在自己的畫作《乳貓圖》中，文徵明卻故意將首句「夜」字寫為「老」，是願貓有老無死之意。他在題款中還寫道：「小齋近失貓，苦鼠輩作孽，聞澗溪家有乳貓，寫此並畫聘之。」大畫家以童心之畫作禮，聘乳貓來家齋坐鎮，捉鼠只是理由其一，理由其二則在乎其與乳貓相伴相惜，怡情慰心。這其中情味，女作家冰心晚年尤其甚，她在多篇文章中對自己的正宗中國大白貓「咪咪」有心心相印的描述，丟貓之後冰心寫萬啟事張貼就是一證。

1999年2月28日，冰心先生去世的那天下午，一向溫順的大白貓「咪咪」流露出從未有過的心神不寧、煩躁不安，發出令人恐怖的驚叫聲、號叫聲。此後，經常不飲不食，一天天瘦下去，不久也隨冰心走了。後來，這隻與冰心相伴15年的白貓「咪咪」被製成標本，永遠留在冰心的故鄉——福建長樂。

我曾養過一隻白底黃色斑紋的貓，牠非常喜歡洗澡，洗完澡要吹電熱風，然後就要靠窗的貓椅上曬太陽。身體乾爽了，就一刻停不下來，一會兒做高難度的瑜伽動作，一會兒學打哈欠，一會兒邁着鼻鼻娜娜的貓步走走走去，一會兒又給我表演

拋繡球什麼的，好動得不得了。

我還記得老屋牆上一隻黑貓，曬太陽曬昏了頭，從牆頭下來時，一個踉蹌栽下來，卻沒半點兒事，真是一隻貓九條命。很多人以為，與貓相比，狗更可人。其實貓內心的柔軟，比狗有過之而無不及。一旦牠的內心接受了你，就會真誠地關心你，在你情緒不好或不舒服時，貓會第一時間到你的身邊或床邊，依偎着你，逗你開心。這份真情，確實很打動人。

貓態度的獨特，還因牠貌似柔軟中有更多的堅強品格。從科學上來講，牠們忍受疼痛、忍飢挨餓能力，都比人強很多。不到極限時，貓從不叫苦，也不會無病呻吟。即使身有病痛，也盡量不來麻煩人。與人相比，貓有着太多溫良的一面，有時會把主人看成兄弟、孩子，盡量哄人開心，也會把主人看成精神上的支柱，希望主人不停地表現出對牠們的尊重、喜愛，希望得到主人的陪伴和鼓勵。

想想看，如果一個人擁有以上這些性格特徵，堅強而又柔軟，物質上容易滿足，精神上又高貴冷艷，再加上相貌可愛、樂觀豁達，這將是一個完人。這樣的貓比比皆是，可這樣的人卻鳳毛麟角，人該向貓學習。貓也有自己的弱點：一是貪吃，二是好奇。遇到食物，會毫不掩飾自己的口腹之慾，必奮勇向前；遇到自己沒見過的陌生事物，貓總忍不住要一探究竟。這兩個弱點，往往給牠帶來滅頂之災，讓貓上當受騙或丟失。一隻隻貓看似平常，卻是人生童趣婉轉的寫照。牠不急不躁，意味着一種恬淡和悠閑的生活態度，軟弱中有平靜，對不感興趣者卻是一番決絕態度。

貓的理想就是為了理想的自己，尋得一窗清夢。痛苦時、落魄時、煩悶時、心浮氣躁目空一切時，人不妨坐下來與貓談一會心，聆聽貓的聲音，傾心貓的性情，那是生活，更是享受，不知不覺間心中便有一陣柔適的輕風吹來。

昨日

陶然

和蕭復興認識很久了，應該是在一九九一年七月，《大連日報》舉辦的「五彩散文筆會」，我們相見於大連。記得當時帶着還是小孩的兒子蕭鐵與會，蕭復興穿着短褲，我印象很深。後來在車子上，斯好給他看手相，說及可能會有第二任太太，我們也都一笑了之，沒有人認真，可是小鐵嘟起嘴，斯好笑道，糟糕！小鐵不樂意了！

只要有機會在北京，我都會找復興吃飯聊天。當時，他在《新體育》工作，並非職業作家，但已有多種小說和散文集出版。之後調到《小說選刊》當副主編，稍後又調為《人民文學》副主編，都是大刊，並在任上退休。在大連初識，我不知道他是中央戲劇學院畢業，聯歡時，他高歌一曲，竟是西洋式男高音，讓我刮目相看：到底是真人不露相呀！他後來在一篇文章中寫道：「算一算，三十來年過去了，現在還有來往的，所剩無幾。陶然是碩果僅存的幾個朋友之一。起碼，對於我是這樣，便愈發珍重。」(《歲月陶然》)其實，我又何嘗不是同樣心思呢！

老朋友蕭復興

當他在《新體育》工作的時候，曾被派到巴塞隆拿採訪奧運會，可是到他回到北京，才告訴我。問他為何不出聲？他說，直航，沒機會經香港。既然他不來香港，那我去北京，有機會就去找他。記得有一回去北京開會，酒店安排在通州，我抽空與他相約，在當時王府井南口的「麥當勞」吃速食聊天。當然，現在麥當勞已經不知何處去了，只有新華書店大樓屹立，俯瞰人來人往的步行街。吃完之後，我們漫步走過北京飯店，當時是秋夜，微風吹來，我們走過東長安街的紅牆，經南池子、天安門、金水橋畔，一直走到我以前母校北京第六中學所在南長街口，十分盡興，但回想起來，到地都說了些什麼，已經完全沒有印象了。朋友久別見面，開心就好，未必一定有什麼要事。能夠聊聊天，也就很好了。

2002年4月，蕭復興主編的一套「金散文叢書」，由貴州教育出版社出版，他沒忘記約我，《紅茶館》就這樣出版了。

那一年，我到北京，住在鼓樓一條胡同裡的「竹園賓館」，望上去是普通四合院，其實它

是康生以前的官邸。有一天，復興乘着《人民文學》的車子來看我，我們在酒店的餐廳午餐，印象中那裡的宮保雞丁真好吃。再來北京，住在首都劇場對面的王府井大飯店，一天中午，他來看我，帶我到附近小巷裡的飯店用餐。畢竟是老北京，即使是藏在胡同裡，他也能夠找得到。二零一一年十一月，第八次全國作家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有個晚上，我們幾個相約在北京飯店隔鄰的「貴賓樓飯店」咖啡座消夜，除了蕭復興外，還有舒婷、趙麗宏、斯好等人。我們都用過晚餐，也就是喝喝冷飲，吹吹牛。從天南海北各地趕來相聚，便是一種冥冥中難得的緣分。

他退休之後，好像往來於北京和芝加哥之間，有幾次打電話，電話響了良久，沒人接聽。應該是前往他兒子蕭鐵在美國的家去了。當年童稚的蕭鐵，如今已經學有所成，芝加哥大學博士畢業後，成為印地安納大學終身教授。但恐怕他也不會記得那段大連往事，往事並不如煙，雖是微小的細節，卻忽然讓我回到青春歲月，那在大連連連的日子。